



从景德镇到上海的窑炉

动手做陶之前，乐子砚从事了近20年平面及多媒体视觉设计师的职业。与手工艺不同，设计思维是基于“解决问题”的，执行力决定了最终的成败。直到很多年前随一个陶瓷相关项目来到景德镇，乐子砚被无法掌控的时间和窑炉内瞬间变化的不可见震撼。原来“造物”思维不是解决问题，而是创造和静观其变。

于是，乐子砚从2010年开始，在工作之余学习独立制作陶瓷。陶艺不只是泥塑，成瓷的必由之路是烧制，乐子砚尽可能回到原点，找到景德镇有窑炉的工坊，每季度定期抽出十几天驻扎。众所周知，景德镇遍地的古瓷见证着这一行业昔日的辉煌。在其他国家，陶作家通常要进陶社和陶艺教室，还需要依赖加入某个工坊来尝试革新工艺。而在景德镇，创作者没有自己的窑炉或设备依然可以顺利创作，因为全城的窑炉都可租借，哪怕只有一件器物也可以送入公共窑内烧制。时间当然远远不够，2011年，乐子砚还在上海搭建了第一台窑炉，并于2014年在景德镇三宝村租了一处村屋。她的“历”系列、“初”系列作品曾受邀参展上海国际艺术节、广州未名东方生活器物展出。

人随泥，泥随人

“习炼手心、理解泥料”是乐子砚形容自己现在暂忘设计师身份、埋头创作的状态。陶瓷最开始是一门和泥料打交道的艺术，泥料本身柔和，可塑性强，但泥料也有自己的脾气，如果不熟悉这些，即使成型，烧制出成品之后问题就会显现。

“我很喜爱泥料这种内在的个性，陶艺必须充分理解水、土、火的力量。”到现在，乐子砚都不会去选择没有任何质感的泥料，尤其是陶泥使用得更多一些，瓷泥少一些：“不同的泥揉在一起是很有趣的。我喜欢有颗粒和杂质的泥，像服装里的棉麻或是夏布，亲切温和，不失雅致，经久不褪，积累了使用痕迹后更加出色；而景德镇当地是硬质瓷，接近丝缎，瓷泥比较精致，讲究透、亮、白，越接近玉质越佳。做个粗略的比较，瓷与陶土烧制后的不同，如同国画中工笔与写意的关系。硬质瓷的美类似文人画，我选择的陶，更接近穷禅僧们的大写意山水墨迹。”

是质朴，而非高不可攀的典雅，或许就是乐子砚给工作室取名“见素抱朴”的用意。“陶瓷器物最吸引我的部分正是其无可替代的天然质朴，现代材料如此丰盛，风格万千早已不是难题。作为天然自火而成的器物，我希望自己可以从中学学习，而非赋予其所谓我的风格。”她说，“所谓‘人随泥’或‘泥随人’的平衡，这其中的广博可以一直深入。同时陶瓷器的历史非常久远，在过程中常常能获得‘见古人’的欣喜。”

食与器的小品

现阶段，乐子砚每个器型的制作数量每次都控制在几十个以内，主要集中在碗，略有一些公道杯和小皿碟。

做食器与做别的容器的不同从和泥就开始了，食器更注重安全性和手感。安全性方面而言，食器的选材挑剔，需要成熟、安全的釉料。“食器不像花器，花器重视质感，材料更可以大胆变化。”李乐说。而手感，则是指胚体、釉面、器型的综合呈现。陶土透气，可以用来做饭碗、茶碗和可以火上炖的锅；瓷土细致，便被做成汤碗和水杯；高岭土瓷胎适合搭配酒饮、茶水、米汤米饭；而家宴的装盘，可以是清淡健康的，像一幅幅独立清静的小品，毫不喧闹。在出炉的新器物中，乐子砚有时会放些基本食材，检视食与器的融合程度，对天然食材的材质感有所掌握。

器物如山，食物便是植物和溪流

【文 张晓雯 图 受访者提供】

